



一个人的冒险

《一个人的冒险》一书汇集了著名报告文学作家杨匡满的四篇登山队员》。作者以敏锐的眼光、洗练而生动的笔触，于宁静和沉思之中，通过一连串饱满的情节和细节，让我们真切地感受了西西伯利亚的广袤和荒芜中孕育的智慧和力量。这些作品都曾在报刊上发表过，产生了良好的反

杨匡满 著



东方出版中心



杨匡满
著

东方出版中心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一个人的冒险 / 杨匡满著. 上海: 东方出版中心,
2009.8

ISBN 978-7-80186-997-5

I. 一… II. 杨… III. 纪实文学—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9)第 068787 号

一个人的冒险

出版发行: 东方出版中心

地 址: 上海市仙霞路345号

电 话: 62417400

邮政编码: 200336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昆山亭林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710×1020毫米 1/16

字 数: 220千

印 张: 16.5

版 次: 2009年8月第1版第1次印刷

ISBN 978-7-80186-997-5

定 价: 28.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 录

Contents

罗布泊的太阳等我回家 / 1

莫斯科：惊魂七昼夜 / 34

西西伯利亚笔记 / 74

我是个冒牌的登山队员 / 188

后记 / 257

罗布泊的太阳等我回家

是谁诱惑了我去罗布泊

当我的双脚跨进丰田越野车的一刹那,我知道自己没有后悔的余地、退缩的余地了。命运将把我抛向罗布泊。

说实在我心里是一直犯嘀咕的。我跟新疆科学院那两个痴迷新疆考古史的学者,还有中央电视台那几个小青年小女子一起去探险?尽管队中也有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理论室、古典室、民间室的几个研究员,但他们都是一些能大块吃肉、大碗喝酒的自称是“酒协主席”至少是“秘书长”一类的主,要嗓门有嗓门要肌肉有肌肉。而且奇怪的是,他们大都很少有机会出差,更不用说是到新疆;甚至有人还是第一次坐飞机,那种新鲜感是不容置疑的。而我可是跑遍全国的“老江湖”了,跟他们一起去发什么疯?

听说我要去罗布泊,我的亲友们无不瞪大了眼睛,那眼神里的潜台词无非是:你多大了?发什么少年狂?甚至是:你活腻了,想找死啊?我则轻描淡写地安慰他们:我不过是去边上走走,体验体验生活而已。

然而罗布泊这个名字竟是如此的吸引我。这个意味着荒凉、干渴、失踪以及死亡的名字，100年前多少支西方探险队在那里全军覆没，它的流沙淹没过多少跋涉者干枯的身躯和倒毙的骆驼们的骨架；26年前我的老乡彭加木在那里失踪并留下一个荒诞的谜；就在10年前，还是我的一个争强好胜的老乡余纯顺，因为偏离了一点点路线而被罗布泊的太阳晒成了肉干。

然而我知道，如果我失去这次机会，就将意味着永远失去，人生常常是这样。

诱惑我去罗布泊的主要是两个人。

一个是杨镰。杨镰尽管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的研究员，但他的学术成就主要在新疆的历史和考古。他是“老三届”知青，当年在巴里坤草原放过军马，是五年还是六年？这不重要了。那些老牧马人一看他走路时候膝盖弯曲的样子就知道他曾长年骑马，如今他一看见马就有一种小腿要打哆嗦的感觉。他后来考上新疆大学，再后来考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其实他的小说、他的纪实文学作品更有影响，他早在20世纪80年代就在《当代》上发表过长篇小说，后来又发表长篇纪实文学《最后的罗布人》，出版了《亲临秘境——新疆探险史》等六七部研究新疆的著作。所以他早就是中国作协会员了，早就是中国探险界的大腕了，早就是“天山学”的权威了。所以他早就让我有几分敬畏了。当然，我更敬畏的还是他父亲杨晦，杨晦是辽宁省辽阳人，前北大中文系主任。杨晦“五四”时是北大学生。凡是北大五六十年代的老师、学生无不称他“晦老”。“晦老”的经历只两件事就足以让所有的人肃然起敬：一是五四运动时学生火烧赵家楼时，他是第一个跳进赵家楼的热血青年；二是30年代他就是左联的文艺理论家。我在60年代初听过晦老的文艺理论课，惭愧的是如今全还给了他老人家。唯一记得的细节是那时经常饥肠辘辘，晦老的课又近中午。下课铃响过了，晦老还讲在兴头上，于是我们这些坏小子就在桌子下面偷偷地敲搪瓷饭盆，晦老

还耳背常常听不见。这时候就靠晦老的助手了，助手走到晦老面前，跟他大声耳语：下课铃早响过了，同学们饿了。于是晦老笑笑呵呵地再说上一两分钟：今天就到这里吧！需要补充的事情是，就在昨天，杨镰说起父亲生前曾对他说，火烧赵家楼的那一把火其实不是他点的，是赵家楼里人自己故意弄的。以后这事情以讹传讹，杨晦的英雄行为被夸大了。但是不管怎样，历史已经在这里定格了，这个细节并不重要。

第二个诱惑我的是我的小兄弟张瑞田。他是中国作协会员和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这也是条东北汉子。他一多半豪气一小半忽悠。两年前海暂且撂下他擅长的国际关系史特别是东北亚史的研究，跟中国科学院一支探险队到亚马逊河漂流、考察了上千公里，还在食人鱼的眼皮底下游了上千米。他回来写了一本《探险亚马逊》，还真迷倒了一些好猎奇的读者，特别是少男少女。他跟杨镰早就气味相投，一起策划了这次罗布泊之旅；他也正好带上几本他得意的新作。我跟他说了：你这一本书就可以征服一个人，特别是一个小姑娘。罗布泊之旅的全部计划、人员，都是他和杨镰商定的。他这样忽悠我：没有事的，就当作出去散散心嘛！我们就在罗布泊的边缘走走，都是住宾馆，累不着你，也没有风险的，你就跟我们去吧。实在不行你就在宾馆等我们，我陪你还不行吗？他这么一说我就没话了。他是个快乐的人，喜欢热闹的人，什么场合都不怵的人。他在越是陌生人多特别是女性多的场合越能说笑、越能超水平发挥。比如说有一次饭局，有一半人是首次见面。一位女士递过一张名片，他一看：啊，叫李静，巧了，我以前有过7个女朋友，有6个叫李静的。只这么一句玩笑话，熟悉的也罢、陌生的也罢气氛都起来了。

其实还有一个诱惑我的人，那就是已经去世70多年的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28年前我去珠穆朗玛参加中国—伊朗联合登山队时，就读了他的《亚洲腹地旅行记》。1895年春天，刚刚30岁的斯文赫定在叶尔羌河边的一个小村装备了自己的第一支驼队：八峰优良骆驼、三只羊、两只狗，外加一只公鸡、十只母鸡；可以供整队人员食用三四个月

的粮食和足够的冬装；再就是三支长枪、六支短枪，还有蔡斯相机和近两千张底片。这样精良的装备让蒙昧的村民咋舌。但斯文赫定致命的疏忽是没有检查所带的水是否够用，轻视了流动沙丘所造成的困难。他是夏天出发的，从西向东，去寻找和田河。一路上，骆驼死光了，驴夫死光了，眼看和田河遥遥在望，可所带的生灵都死光了。斯文赫定自己因为干渴，皮肤都成了羊皮纸。奄奄一息的他在月光下挣扎着遇到一汪积水的池沼，那池沼竟然在枯水期因为有泉眼而没有干枯。斯文赫定用白铁罐头盒一口气喝了二三十罐水，然后脱下他那双靴子舀水，靴子居然滴水不漏。他用树棍子挑上两靴子水返回来救活了他已经倒毙的老仆人斯拉木巴依。那双靴子是在斯德哥尔摩一个老鞋匠那里定做的，特别结实，鞋匠问他要了6个克朗。这以后斯文赫定每年都给老鞋匠6个克朗，以感谢他的救命之恩。这双靴子如今陈列在斯德哥尔摩的博物馆里。半年之后，斯文赫定重整旗鼓回到和田，并且在1896年的春夏之交进入罗布泊。他仔细记录了罗布人的生存环境、生活方式，调查了罗布泊一个半世纪以来位置的变迁。1899年，斯文赫定再次进入新疆。他有备而来，他带够了结成冰的水，目标是测量罗布荒原。驼队在荒原雅丹之间艰难跋涉。他记录了上万个数据，拍摄了成千张照片。1900年，1901年，他的探险在继续，这一年3月，他在牵骆驼的罗布人的帮助下，终于发现了《史记》、《汉书》上记载的气势恢弘的楼兰遗址。这一发现直接引发了丝绸之路热与新疆探险热，全世界开始重新审视西域文明的内涵。楼兰、罗布泊、雅丹等一串名字成为学者们熟知的新名词。斯文赫定回到瑞典时举国欢腾，斯德哥尔摩几乎是倾城出动迎接英雄归来。古斯塔夫国王在宴会上动情地说：今天，让我们一起呼喊斯文赫定的名字！

斯文赫定博士70岁时还最后一次到过罗布泊，为当时的国民政府勘探从甘肃进疆的公路路线。

斯文赫定终生未娶。他爱过一个姑娘，他失恋了。他决定远离开

她，越远越好。于是他来到中亚，成了举世闻名的探险家。

这种英雄崇拜的情结在我心里一直存在。我要去看一看斯文赫定的足迹，哪怕只是一个脚印。

我就这样去的北京南苑机场，登上了那种失事概率相当高的TY-154型飞机，在飞机上吃了一餐公社食堂水平的盒饭，4小时后来到了库尔勒——我们去罗布泊探险的前进基地。

我们的车队和我的1号车

昨天晚饭后开了30分钟的预备会。我才知道我们队伍全称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罗布泊探险科考队”。杨镰是我们当然的队长。他的致辞不到10分钟：介绍成员，车队人员的分配，明天起床、出发、早餐的时间；他强调安全，还有环保，已经给各车准备了垃圾袋，一定不要把垃圾扔在罗布泊。随队的还有罗布泊及库尔勒所在的巴音郭勒州的州委常委兼宣传部长，他受州委委托，全程陪同，一定要确保队伍的安全。他叫德力夏克·肉孜还是德克力夏·肉孜？我一直没有弄明白，反正这里的人无不叫他德常委。德常委是维吾尔族人，红脸膛，人高马大，豪爽又幽默。他强调的除了安全还是安全，他问了汽油带了几桶，矿泉水带了几箱，别的我都没有记住，反正并没有内地宣传部长的一句哪怕是半句套话。预备会之后也没有誓师出征之类那一套形式。

今天是2006年8月12日。库尔勒的清晨很凉，我要套上较厚的长袖子衬衣。那些火力旺盛的小伙子当然是T恤衫短裤党。

库尔勒邮电宾馆门口没有彩旗没有锣鼓，我们就像是一趟平平常常的旅游。

我乘的车是1号车。这是昨晚队长宣布的。全车队一共8辆车，

按习惯，回避4号这个不吉利的数字。最末一辆是9号。都是清一色的越野吉普。其实还有第10号，那是大卡车，辎重车，先拉给养到我们宿营地。给养里有西瓜、羊肉、大米、面粉、蔬菜、矿泉水和备用汽油、车胎等，还有若干帐篷。

从2号车到8号车，乘员分别是德常委、罗布泊所在的尉犁县委、新疆《探险》杂志、新华社新疆分社、中央电视台以及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人。队长杨镰殿后，坐9号车。需要提一笔的是社会科学院的成员中有一名特殊的小队员，他是刚刚考上北京大学法语专业的准大学生，他是跟他的父亲一起参加这次探险的，他的父亲是社科院文学所理论室主任，曾在瑞典留学多年，而他自己也在瑞典度过童年。这一对来自斯文赫定故乡的父子，也构成了探险队的一道风景。

我的1号车是墨绿色的，4个红色大字是“新疆探险”，加上网址。晨风吹乱了我们这些出征者的头发，我就在车跟前留个影吧，说不定是个绝版呢。

我明白1号车的意义。头车就是羊群里的头羊，它快后边的羊群就快，它转弯羊群就跟着转弯。所以说头车的司机相当于宇航飞船的指令长也可以。那么杨镰呢？德常委呢？他们就是牧羊犬了！就是指挥台的总指挥了。

1号车的司机叫李伟杰。我知道，未来几天里我们的命运就交给他了。这是一条典型的西北大汉。他脸庞黝黑而宽阔，一副饱经风霜的样子，可实际年龄还不到40岁。他给我的第一印象是他的壮实和自信，他让我想起电影《红高粱》的男主角，敢往酒缸里撒尿敢带心爱的女人钻高粱地。我问他的第一句话是：你这是第几次进罗布泊？他说，说不清了，有过二三十次吧。他这一句话就让我心里特别踏实。他接着补充说：你们坐我的车就说明了你们对我的信任，是一种缘分。

“头羊”把我们几个人的行李、食物、矿泉水箱子和摄影器材——在后备厢里码放整齐，连气都没有喘一口。



1号车的四条汉子

“头羊”一手握住方向盘一手拿起了对讲机。8台车每台都配备了对讲机，全车队还有一部海事电话。

“各车注意了，准备出发。保持距离，不要超车。”李伟杰发出第一条指令。

1号车上的乘员除了我，还有张瑞田。副驾驶座上是中央电视台的小赵——赵宇。小赵随身不离地扛着笨重的摄像机，时不时要把头、一只手和相机都伸出车窗之外拍前方的风景或后面的车队。他仅以一只手扶住车里的握把，这是很吃力也很危险的工作，一下子让我感觉到当摄影师的不易和他的敬业。

小赵原来是北京广播学院毕业的，就是现在的中国传媒大学。我问他到过哪些地方？他说那可海了去了，从中国最东部与俄罗斯接壤的地方直到西藏的中国尼泊尔边境。他刚刚30岁，这让我羡慕不已。我30岁呢？刚参加过你争我斗的“文革”，刚经历了脱胎换骨的五七干校，好不容易回到北京工作。

小赵和电视台同来的三个人都属于央视10频道，叫做《绿色时

空》，专做环保、探险一类节目。我问他最爱去什么地方？他说当然是边疆和僻远的乡村，凡大城市都是一样的，没有意思。

小赵话不多，累的时候就怀抱着他的摄像机小息，往后的几天里他总是这个姿势，就像一个战士抱着他的重机枪一样。

这时候我就同李伟杰说话，问他的经历。李伟杰上过高中，是那种中专技术学校。毕业后到一家兵工厂当工人，兵工厂不景气了，要散伙要转产了，他于是自己下海，在库尔勒开了一家小小的电脑公司。钱当然还是赚了一点，可没有劲。2002年他第一次开车去探险旅游，这一下迷上了，不可收拾了！他跟测量队，跟野生动物保护队，跟地质队，跟旅游团队……反正就跟南疆、跟罗布泊干上了。从东到西，从南到北，他都穿越过罗布泊。他的越野车都换过了。荒原探险是跟喝酒抽烟似的能上瘾的，这一点我二三十年前在国家登山队体验生活时已经强烈地感觉到了。尽管有危险，有饥寒交迫的时候，而且大多数登山活动都发生过死人的事。但一旦登顶成功，一旦征服了一座新的山脉，那种喜悦、那种狂热是无与伦比的。这就叫前赴后继，这也是对遇难战友的最好纪念。

李伟杰的经历让我增加了许多安全感。在罗布泊，单人徒步或者单车穿越是最危险的。当年在罗布泊确实也常有军事基地的战士失踪的事，比如一个战士清晨出去解手了，再也找不到了，两年后才发现了一具拄着冲锋枪的干尸。

我们可是一支远比当年斯文赫定也比26年前的彭加木装备精良的车队，还有李伟杰这样的沙漠猛男做“头羊”，我想我足可以在后座上放心地观景甚至睡大觉。

我忽又记起昨天杨镰跟我闲聊时的一句话：其实，彭加木跟我们的区别是当时还没有矿泉水。罗布泊的水是盐卤，不能喝，只能靠带水，或者找到干净水煮开。我想杨镰的话尽管不完全，因为当时也还没有海事电话，但杨镰把最主要的东西说了出来，这就是：水。10年前上海

的余纯顺只身穿越罗布泊，本来准备工作应该说是可以的，替他打前站的人每隔三公里为他预先放好了水，可他偏离了方向，以致酿成悲剧。

不到8点，车队就穿过库尔勒的林荫大道，向南，向东驶去。在车上，我给一位好朋友发了短信：我代表库尔勒和罗布泊人民向你问好！朋友回信：多吃点库尔勒梨，也代我问候罗布泊人民。我还给上中学的女儿发了条短信：老爸要进罗布泊了，前方可能没有信号了。女儿的回信出乎我意外也让我大笑，信就5个字：罗布泊万岁！

许多时髦东西是不可能万岁的，而罗布泊当然能万岁。女儿那5个字的信是对的。

第一个昼夜中的18个小时

库尔勒到尉犁县城的公路相当好，50来公里，沿途有胡杨树林，还时而有草地。塔里木河的一段也曲曲弯弯地出现，那水也清清爽爽，岸边有矮矮的柳林和芦苇。在一处岔路口，还立着这样的大广告牌：罗布村落，渔家风情，住宿餐饮，休闲娱乐。我哑然一笑：如果罗布泊是这样，我们就是纯粹的郊游了。

车队没有在县城停留，而是直奔30公里外的铁干里克。那是新疆农垦第38团的团部。当年的农垦团部什么都有：商店、医院、学校、汽车农机修理厂、加油站、公安、法院、招待所。五脏俱全。

为了赶路，我们从库尔勒出发时没有吃早饭。现在是新疆时间10点，也就相当于北京时间8点。铁干里克的兵团招待所为我们准备了极其丰盛的早餐，从油条、包子、囊，到粥、豆浆，到各种小菜、鸡蛋咸蛋，还有好几样热炒。这就不是早餐而是壮行酒席了！杨镰招呼我们：这可是进罗布泊前最后一顿真正的饭食了，大家一定多吃一点啊！

11 时许，车队加满油离开铁干里克，向东北方向拐。车队绕过一处有稀疏胡杨林的村落，沥青路变得越来越窄，往后便是土路。终于，眼前出现了茫茫沙漠。我有点神经质地一声大叫：罗布泊到了！

“头羊”李伟杰没有叫。他拿起对讲机：各车注意跟上。前面没有信号了，手机没有用了，一定要开对讲机。5 号车听到没有？请回答。9 号车听到没有？请回答。

车队进入沙丘地带。一个个沙包跟小山头似的，有的沙包上还有一撮草棵，像一个秃子忽然长出几根头发，比漫画里的三毛还显得滑稽。而那沙粒，就跟粉尘那么细，车轮一过，就扬起一团浓雾，常常挡住了后车的视线。



后面的车注意了：再往前手机没有信号了

越野车加足油门，一会儿狂奔，一会儿狂颠。一会儿前轮子陷了，不得不倒一下，重新绕道。沙漠里有时有两个以上的车辙，就看你头车怎么选路了。这样的景象，是我前三次来新疆从未经历过的。那些望不到边际的沙丘，让我一下子想到达卡尔汽车拉力赛。

李伟杰一会儿往沙丘上冲锋，一会儿乖乖地绕道，全凭他的经验和直觉。

我用两只手拽住把手，免得颠坏了腰。我忽发奇想，问李伟杰：你怎么不参加达卡尔拉力赛呢？李伟杰笑笑：那我还不够资格！

这一段沙包路不过十来公里，走了整整一个多小时。进罗布泊有许多路或者不叫路的路，我不明白为什么选择这一条，是给我们这些书呆子先来个下马威吗？

小赵在如此颠簸的车况下，还常常肩扛着机器伸出头去拍外景，这太难了。有时候后车跟不上，这倒好了，小赵干脆跳下车，在路边支起三脚架，等着拍后来的气喘吁吁的越野车队。

大约中午1点来钟，我们经过一个叫甘草场的地方。它无非也就是两三排小平房，当年是农垦的一个连队，专门采集供药用的甘草。如今为了环保，不收甘草了，连的建制也撤销了，连人影都见不到了。但是在罗布泊里，这些砖砌的房子显然是一个重要的标记。

这也是我们从罗布泊边沿向它的腹地前进的标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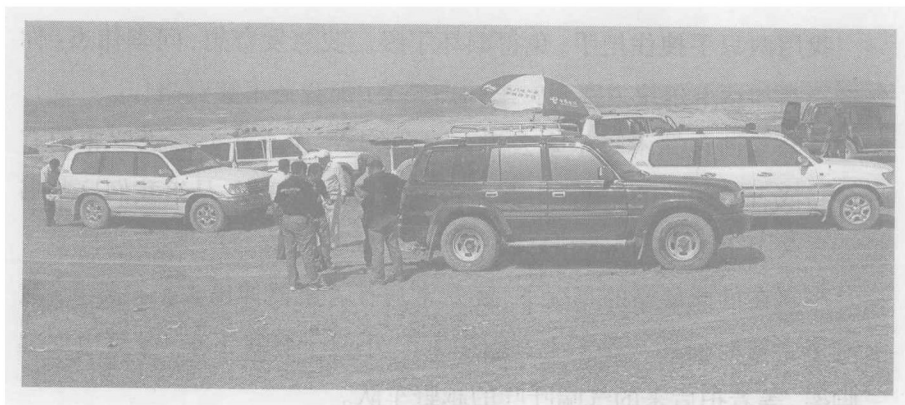
车队从甘草场径直往东、往东。沙包渐渐平缓，代之以一望无际的戈壁。哪儿是路？没有的，有车辙的地方就有路，这路是通向生命还是死亡？还是转一圈之后又回到原地？你就自己判断吧！

今天天气晴朗，晴朗也意味着干热。德常委后来说，今天是41摄氏度。那么在没有一棵树、没有一根草的戈壁滩呢？至少有60度。湿度是多少呢？近乎零。你只是觉得老是渴，想喝水，身上热得发烫，可又没有汗。那汗还没有从皮肤里出来就蒸发了。

这就是罗布泊啊。

过大戈壁的那一段是开得最快的。车队简直在赛车，因为这“路”可以说有十几个足球场那么宽，又难得平坦。李伟杰不得不发出警告：不要超车，保持队形。

戈壁之后又一段沙丘路，虽然比不上先前那一段难走，可8号车不见了，它陷在那里了，几次挣扎都出不来。车队只好派一台车回去拖，其余的车原地休息。正好下午3点，相当于北京中午1点。杨镰



荒漠上的午餐

和德常委宣布：吃午饭！于是就在戈壁滩 60 来摄氏度的高温下，借着把越野车后盖掀起来造成的一点阴凉，大家掰囊的掰囊，切瓜的切瓜。倒也带了火腿肠一类食品，可没有几人有兴趣。最受欢迎的是袋装的榨菜和雪里红。

弄了半天，今天的目的地是什么？在戈壁滩赛车吗？

我这回出来乐得省心，没有看日程安排，反正张瑞田跟我一个车。其实看也没有用，那上面就一行字：下午到新开屏看一处洞窟和一处墓地。

8 号车跟上来了，车队继续东进东进！北边隐隐约约的是绵延不断的库鲁克塔格山，库鲁克塔格的意思就是干山。山的背面就是吐鲁番盆地了。

前方的地貌有些怪异，在下了一个坡之后，出现一大片雪白的盐碱地，平缓得就跟飞机跑道似的。再往前，还是盐碱地，但有一些矮得仅到膝盖的芦苇，有的还冒着绿绿的尖。这就是说，这儿的地下还是有水的。而在戈壁和这片盐碱地的南边，影影绰绰有一大片平房的样子。我以为是阳光太炽烈，以致造成我海市蜃楼的错觉。我问李伟杰：那是房子吗？李伟杰说：是的，那就是当年基地的营房，里边柏油马路、篮球场、油库都有过。我国参加禁止核试验条约之后，这里就废

弃不用了。

难怪，路边有时候会见到水泥的路标。见到这些路标我都很高兴，因为这是人类活动的踪影啊！

盐碱地往前，大片大片的雅丹地貌出现了，也有河水流过的踪迹。或许在若干年前，这里的生态环境还是可以的，人类可以勉强生存的。

李伟杰的车在河谷里转悠。原来今天的目的地：一处佛教洞窟就是他无意之中发现的。他一次驾车追拍野骆驼的途中，发现了这些洞窟。于是杨镰紧跟着来了，于是把我们也带来了。

这罗布泊北沿发现佛教的洞窟有什么意义呢？一千年前，伊斯兰文化已经统治了中亚直到新疆东部乃至靠近河西走廊。那么这些洞窟是什么时间开挖的？里面有些什么？会不会像敦煌壁画那样？这就是专家们感兴趣的了。

洞窟到了。在干枯的河床两旁，是七八米高的河沿，像两堵墙一样，土质很有黏性。就在离河底三四米高处，两岸都有等距离间隔也等距离高的洞窟。那形状像陕西的窑洞，可很小，也很浅。显然是人类活动的痕迹了。里边有没有佛龛或者壁画呢？据杨镰说是有过的，但已经被岁月，被过往的人破坏了。我们踮着脚上前，怎么也看不出个所以然。杨镰还一再告诫我们：不许靠得太近，不许动洞窟里一撮泥土。看来，内行跟外行就是不一样，不然要你考古学家干什么？

说实在，即使社科院的几个研究员，也都不是这一行的，七嘴八舌没说出个所以然。张瑞田虽说在亚马逊是勇士，是半个专家，到这洞窟前也犯傻了：怎么里边看不到东西呢？他作了一个大胆的推测：莫非是40年前核试验时战士的掩体？聊备一说吧！

靠着土墙吃了几片西瓜。不知从哪里飞来两只苍蝇，竟让我感到十分亲切：这毕竟是我进罗布泊以来见到的唯一的活物。此前赵宇和李伟杰说见到过一只黄羊，可惜我没有见到。已经八九个小时了，罗布泊连一只鸟都没有啊。